



寄汪仲淹

不佞別足下以來忽忽不知歲之云暮益自從子獲
僑元馭被憂此身日瘁於奔命矣近方理筆研欲為
潘孝廉作母誄而內子忽遘殆疾營視未瘳除自忽
聞驚憂無措擬抵死為不出計重困其心弗遑他務
會得足下信使知為孝廉督逋也則大愧趣就稿未
半而病大作呻吟第席間意猶未已子念過視疾相
慰勞謂母過苦吾且令汪信返始緩其期不佞就牀
叩頭且愧欲死然終無可奈何恐重得罪於歸人遂

口授小史以辭於足下獻歲家兄文往當併致之也
來教所云一卷一赫蹠亦當展限併納令兄老先生
海內倚望召用何乃善病聞頗留意堪與家有之乎
不佞年未及而早衰其必不任浙事足下知之度此
厄後倘不卽填溝壑當相從賢金玉爲汗漫遊耳病
次不能別書幸諒之薄儀附往不旣

與瞿茂才

李使君坐上索楚書讀之見足下褒然前列懽懽絕
倒已復疑曰直指君爲知有瞿生胡令彼九人者先

之彙遇耿叔子言其詳足下竟以二三場竒絕拔在
此則又惜足下不更遲三載遲三載不當令吾猶子
獨步雖然卽今日吾未見九人者之必能先足下也
則其偶而先偶而後命耳夫先後非吾所急於足下
也曩者不驟言乎吾幸子母蚤第當其時所虞于足
下不以名後也則又有大於此爲足下造命者今年
十九矣朝京師應禮部公卿大夫下車而爭願識竒
童子者猶故言也飛揚年少交襟結袂呼酒限韻以
騁於聲利之場者猶故言也不知足下於此時遂能

挫其銛湛其宇以與夫醇固大受者游耶將其文日以音而其銛亦日以甚出於譽者之口而遽入於忌者之耳耶吾猶子之視足下十年而長矣於人間世利鈍差嘗然吾猶未能信其能養之而能用之也其徃必相聞願足下之以是交警也凡吾所爲諄諄欸欸於足下非有見于足下之短也又非謂吾能之而以訓人也以吾才不逮足下年嘗陪足下而時以憂足下者身罹其憂故願足下之交警于吾猶子也足下兩試卷無論利鈍幸悉蚤見示不但以教吾子亦

以沾沾自娛耳頗聞尊公事有緒而尚未爰奈何聞已南還如入京師者爲我道聲不具

荅潘景升

仲淹初至屬僕有他冗未見已謁之子念室案頭有泛舟一編取視之中有秀出者指謂仲淹此年少咄咄逼人仲淹與方曹二君相目而咲因出示足下稿語僕此潘郎所爲巧文王先生者也就讀竟益嘆服不去口頃之仲淹來就僕首觸地九頓爲足下請請已出庭實纍纍然跽而受函發之洋洋然纚纚然

竊恠足下何氣雄而禮恭屈已而信僕之甚也豈爲
親故當靡所不至抑信其兄而屋烏夫人之介弟耶
僕束髮而事雕虫中牽世網徘徊末路慚於壯夫始
托黃冠以消其聲色利名之障非誠有天際真人想
也足下過聽而禮之幸不卽面耳面卽嚮意都盡矣
以太夫人懿行左司馬旣謚而傳之卽僕胡加焉聞
足下始欲請碑於家兄而屬僕誌家兄云以女碑非
古也請易而誌仲淹旣然可則謂僕盍誅諸然益愧
足下意矣盛儀宜返恐足下疑於僕之有却心也

拜嘉焉而以不腆謝足下其諒之

復王承父

范符卿使來得吾承父書真如玄圃仙人飛下紫泥
金籙漫視謂非世人語味之故沆瀣玉液耳足下尚
記吾醉中語以爲樂不知次公醒而狂者也第五之
名不減驃騎一郎官足爲僕重耶而足下謂爲翱翔
青雲殊不意足下向視我黃壤也足下又謂僕多貴
游僕不敢云長卿慢世竊亦慕東方之浮沉知我者
稀方自貴不暇耳習懶不時慰故人嗜酒多遺忘失

實乃誠有之然於足下何敢忘之酒外直謂足下野
鶴孤雲無蹤可覓今得片紙便足慰平生矣白下山
水雅勝令人多懷古之興政不必北望燕臺襟山帶
江已足自舒其逸恨不携足下同之令我狂奴態復
發也范符卿我筆研故人然世網中波臣各以套子
語相向不能不爲狂客所咲聞渠襟懷勝昔然足下
勿助之狂也多多爲道意不具

與程子虛

美受孱弱之性不喜合聲譽偶緣二三君子屋烏之
耳生平不敢加色於人而人亦未有故賤之者以足
下千里之才雲卿爲价獻琛執帛以藉重於我伯氏
之文也不佞敢望鴈行而禮諸亦惟是我伯氏之有
介弟而豈難一刺以相加遺者足下旣一刺是靳而
子弟畜之將使僕召而趨前爲足下行酒耶我是以
逃於比隣庶其曰我則無禮而改容以謝乎足下之
不終惠則命也禰正平千載狂士懷刺漫滅而無所
投然不曰大兒文舉小兒德祖則嘗兩用之矣足下
乃竟一刺耶士節不可不厲僕於足下皆士也何得

云養病而傲士以劉玄德之雄姿文舉請救則爲色
喜曰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備耶其過望如此至與
客論則欲卧人於百尺樓下何則知與不知也足下
不惟不知僕乃至不知僕兄有一狂踰禰生而欲使
僕下樓延客僕復何顏見燕趙慷慨之士乎越石父
有言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已假令足下傲然不
屑蟻螻視僕則有各行其志終不相明矣今足下先
我以尺牘寵我以新詩親刻銅章而賜之似非復不
知僕者夫知我而如此故不如不知請爲足下竟其

說夫先之以無禮繼之以不謝其爲兄者備主人之
禮延之矣僕猶油油然而出與偕以爲目光牛背上
耳此以待庸豎販夫則可然僕望於足下者曰彼且
爲名士以文義來相賞夫何待我至於此極也則僕
之待足下猶厚也今足下尚自貴布衣而責僕以貴
公子者之事不知今日所爭果貴人之氣乎將布衣
之業乎蓋聞備禮而辭疾失在馬融不在高生所以
投書謝絕生氣凜凜僕才不逮季長足下當不減高
生設有斯愆亟效皇甫廡門追挽而謝過矣交際以

禮曲直有歸足下安得以此而擬僕也誦足下二詩
獎借過分氣溫而厚僕寧敢外之哉顧今且與足下
交非直其道不可輒復囂然自鳴以重干於左右者
足下其毋謂僕護前遂過猶有貴心以加於布衣也
幸與雲卿觀之撫掌咲狂奴態他日挾輕舸過雲卿
與足下浮大白相呼爲金石交不難矣詩筒少須時
奉報不一

寄梁伯龍

別足下兩換歲書矣八尺彪軀一尺銀鬣猶能偃偃

潤飾作老風流態否僕苦吏事積勞作劇娛生之興
都廢獨足下啟我以匡君之靈授我靈威丈人書肩
輿中恒手不置五老之外三疊之間洞或鹿鳴潭或
龍卧有暇卽游有借卽游幾得十之六七信僊都鬼
谷非人間境也足下昔游旣自無多卽桑氏紀亦何
能盡缺陷世界疇愁思歸之人賴此陶寫今復奪之
令往賣菜市中生活何好而不歸足下能悉其苦衷
乎昨與匡山作別猶一宿開先冒雨入簡寂觀捐俸
作臺亭初成情脰不能釋四詩酬其靈冀匡先生陸

居士萬一念我然每念此山亦復不能忘足下頃寄
吳下諸名士一詩足下共之又以俸金燒數磁併分
貺焉紀事易一新者附往愧無副本爲子錢幸毋罪

與張仲立

曩數過精廬通不獲面別來倏爾兩易歲書矣頃見
賢兄奪錦而足下尚困諸生深冀柄秬者大加賞識
淬其鋒銳以與舍姪旗鼓中原乃不意所聞大異烏
頭真白馬遂生角耶舍姪聞已決策游太學賢兄云
下亦當盡棄甌脫爲之若爾不當復令室人交謫

乎嗟乎斯文之厄至此邵使者大是奇人復人相
豈復置若眉睫間而猶欲遺書咲之將無益重其懷
今爲錄其裏言大畧以示足下相與感其意可耳僕
故更祈其婉委爲足下好言脫弟子藉也龍太平書
來重爲足下扼腕又云家兄受汚鱗足下亦大不平
嗟乎渠自可不須作官然亦何至盜跖伯夷也政堪
與足下作奇對耳若僕得量移如試士不獲櫝楚故
是庸士也入豫章來日與賢兄周旋不能免其長跪
殊是劇惕爲令在省而當今世其攢眉亦不減足下

缺陷世界所見誰爲舒顏者無緣奉面聊當一喙

上曾司空

伏審臺下晉叙百揆至此都門感恩計吏分當迎謁
道左不幸抱病乞骸放歸在邇慙負大德故非筆舌
所盡重念病夫兄弟本以童子雕蟲之業而皆冒跡
弛汗辱之跡羅罽橫天動以一發兩禽爲樂獨遇明
公極意憐才保持至今兩任以來恒恐上辱知己兢
兢如三日新婦而驚禽易落妬口難調上計之日分
無瓦全幸而元相弘特達之知明公罄栽培之力遂

使鴟梟革爲好音荆棘化爲砥道此正俠烈壯心肝
腦圖報之日也小人無祿說堂之後遽罹危疾朝露
之感喟然汗發遂一意乞骸百方靜攝始獲生還之
望而留行諸君子徒皮相其末效未能心逆其始圖
遂謂本無大疾強意爲高欲相勸止不知悶絕之時
亡論扶曳出應定懼溝壑即使尚持兩心二豎椰榆
其側亦安望有今日哉生死事大出處分定業已爲
之辟支小果須令沾沾自完何容復有同異今者蒲
團中夜萬緣水解山僧對談百紛漚散酒障色魔揚

袂謝遣名根綺債磨刃以須歸田之後茅屋數間道
書一卷而已然而國士之感三尺吳鉤耿耿猶未磨
滅何者背德不祥天道所惡劔術不試旁入五通區
區此心似謂未遠於道但有懷徒積在遠莫伸譬猶
腐草之變流螢朽株之蒸朝菌一燭自照暮落何施
矯首咫尺但有悲端耳跼伏彌深宵然未隔尚冀斯
時一相傾吐而憊結不能以辭伏惟明公鑒而納焉
寄丘謙之

頃聞足下補官京師遂得保寧深慶銓衡意合行當
大償夙抑時值入簾上計諸冗不能走一使爲候已
遂入都禁厲甚肅二三兄弟咫尺河山未及過堂而
狗馬病甚卧邸舍中間瓦全之命乃始移疾史氏別
室謀爲乞骸子大始一來視而足下白簡事尋聞矣
子大之急足下甚於其躬促膝愁語顧病夫安所措
手乎幸方司馬王中丞左提右挈家宰所素知猶不
能勝衆口僅得削秩以存根氣謙之足下何蹭蹬若
此吾黨中大都饒意氣猶時有小點獨足下心事最
醇然性不能飲而故作豪態與物無競而強負氣謂

高此其所短也丈夫業不能依阿就時便當拂衣長
往欲爲人間世也者虎尾春冰何可不兢兢夕惕而
乃謂䟽節爲美政欲兩行而自愉快耶今與足下決
幸自擇去就不佞一病頓然汗悟託之乎黃老以自
匿歸田闔門綺語夙業且欲斬除區區酒色功名何
足溷乃公爲也炎涼寵辱自生自累足下能嘿而從
我乎飄瓦虛舟出處俱足亡累故人情重爲復一饒
舌有便一荅山中以徵近况劣劣無次

與張子蓋

都門不接兩兄休沐不尋荆石還任不見洪陽幾乎
錯却一生胡天祿石渠之多賢也荆石於和光似不
逮豫章然其根氣峻潔天爲誕女真以啟其心則世
瑞也足下真正剛明而不難降心和俗形恠氣朴自
是受道之器百尺竿頭進步則在研窮體貼工夫耳
如不佞弟雖稟有小慧而淺薄猥露未能脫繡鞞餘
習何敢爲諸君子掃除之役第其猛志利刃夷心競
途萬一可憐而教之耳抵任甫半月而值有同僚之
變溽暑中酬應良苦洪陽引化書云觀傀儡壘之假而

不自知傷朋友之遊而不自疑令人惕然欲解印綬而逃矣定字公計得同時周旋足下定不落莫爲我致聲欲獻一絲而未敢其畏之如此若足下拳拳接引故有燈牕香火情第其書不以規而以美則非弟所望也孫月峰兄多多致意此等人令人念之不能忘何得集此諸人抵足眠三日耶人便手狀作報餘具裏言

與吳詹簿

僕乞休不允扶曳重來日視爰書寢食不暇將謂陽羨間肥遯高人如少溪公者天上人也乃雅教遠頒中間叙故鄉愁霖之態催科之苦攢眉度世乃似有甚於吏道者良可歎也撫州閩帥乃不知爲公從子非見示幾失瞻矣今當存之心肺不敢忘也雅惠謹拜嘉倉卒未有報者奈何候直指使者於堂據案裁謝殊不盡所欲言

答朱在明

昨以西使便附相聞卒卒未吐萬一乃以鈞竒辱使者渡江儼然而臨之耶李使君故有才情雅相知悉

顧僕精已銷亡非其敵也自頃多病日願息機而世緣更濃日懼墮落仰負仙靈內之則苦空淡泊既遠詩酒風情外之則俗夫冗■又不足以辱上惟君子然至稍從容之際亦復不能忘懷故人每與子念言安得朱在明過我海上卽無綺麗之觀焚香煮茗亦未盡俗第足下方釀新稻擁鑪爨■二八名姬雜奏新伎於前其樂忘死安能舍而遠瑄冰雪作此冷淡相遇耶昔香山居士清商一部不損禪趣足下亦各其志也僕豈以王中郎難苦謝安石哉顧枚叟所云

僕病未能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足下亦何復稱疾爲辭也病軀怯寒已改卜春行稍苦李使君候代商君之法且令自嘗苦辣耳晨起方搦管作報先司馬冢孫暴亡悲慘異常叙致不復成章幸尊諒之所諭本寧擦擦佛須惠家兄以僕俗未足領此聞之家兄云西僧茶毗骨灰所成亦不知擦擦二字所以蓋西語也併附復不旣

別秦中寮友

弟本荼毒餘生義不當以冠裳同衆中年秉志不堅

三鹿洲尺牘卷八
一
無仕遂歷金紫爲督學臣兩乞骸骨不從浸淫不知
所止日擊首顙天願以間歸骨先人之墓昨幸而爲
臺臣微論遂獲機緣以死求去情激語誕不知所裁
非我三事大夫委曲居間爲之善請則羝羊維谷禍
將不知所終矣今遂得徜徉東首亟見家兄白頭終
聚廬先墓之側讀殘書教子孫爲馴謹黔首斯之爲
恩豈弟一身縷刻其上自先靈下逮妻息世世生生
不忘啣結矣身輕一鳥野老爭席無非快境獨回首
長安故人竟不獲握手作一來別而臨書嗚咽淚

與秋風俱西矣垂橐窮博士賴賜厚裝得爲逆旅費
搜篋中爲別遂羞澁無可將幸執事者諒而納焉倉
卒縷縷不竟

荅潘衡渚

頃蒙遠過爲別病中不能爲禮閭闔之价還又辱手
書惓惓屈指歲杪滌蒞延見關中士民顧雍岐風化
非江海潛夫所得驟聞乃秦川驛使手殘梅剝啄柴
扉領大教則如覩顏色所遣故役依依如在長安城
卽岸曠野夫若復作灞橋夢也不佞五月博士幸蚤

三商涉入片光
投劾不至播愆關中豪傑而尤幸者得我翁收拾掩
護其後來教所云士子遺思彼自爲翁親知地耳豈
區區真有可想在耶貴道之無可處不佞舊知我翁
厚遺定損月俸錢矣領次岳勝感媿倉卒報謝餘情
尚具裏言

荅勞中丞

明公金玉其相儀表人倫
保釐方播於八閩天
江藩下吏曾蒙皇恩之
深問遺無地殊不自
感想見丰采矧
之慙慙者哉特

以山林鍾鼎心跡難并注
深問遺無地殊不自

意大中丞一紙從天而墜也明公自以桑梓之故情
發兼葭之遐想顧不佞何人而辱公卿先身至此其
爲怵幸寧啻空谷之音而已把繹教言韶音腴旨洋
洋纒纒大都以不佞尚可驅策而惜其沉溺不返然
者此自明公過聽耳其人才不周世而病足死官乃
始託黃冠以逃進故不能經世退亦非真能出世也
農圃之外無一足爲明公道者持此沒身足矣昔在
江州領所著玉壺冰常着巾帕謂可娛老今得炎林

新編玄味備嘗明公業已教之何復督其所不能而
令進退失據耶不敢妄擬于伯成子高抑庶幾宣尼
護門人之短耳臨風拜賜神與俱馳對客發函不聲
所蘊 顧欽

荅方于魯

都門握手倏焉七禩欽挹道味且暮爲勞汪二丈至
忽損手書澹詞雅筆欣若對面至啟泛舟新編便如
入大盈寶藏武庫戈矛應接不暇矣僕以多病投組
放跡黃冠人間一切事都已捐棄惟是筆硯餘習時

復一弄以寄閒情而毛楮二生時復告罄所尤艱得
者墨卿子也比方四出求之絕無佳者得足下所惠
種種精絕乞兒暴富更似無措蘇長公云子不磨墨
墨將磨子本須墨用得之乃不忍用真堪一嘆也仲
淹又云足下須僕一評評不敢辭第恐翻爲高價累
耳目疾暴發閉目口授史書劣劣無次

荅馬水部

我賢甥鵲起秬林蜚聲水部珠玉照人光我宅相僕
雖不才何敢以形穢自外顧始而奔走畏途碌碌甚

三
暇已遂鑿坏偃卧世禮都遺寧陽信至忽辱遠教披
函快讀重以歡感亡論玄黃筐篚充庭羅案卽所稱
說獎借洋洋纒纒麗若百斛明珠爲惠良渥顧掩關
病夫了無足酬雅意耳詩不云乎膂力方剛經營四
方勉旃策勛黼黻皇業端在吾甥非所望於朽病之
舅也

荅陶蘭亭

世懋迂蹇無似獲我公寓外之觀北上時辱慙懃相
爾時狗馬之病未深猶得以杯酒相接也比來衰

劣彌甚而除書忽至至寵以文獻大邦憂悸之餘重
益其疾不得已懇疏辭免大拂諸君子推轂之心然
人生仕止東西皆有定數僕書與孫考功云遠方珍
味未得而思之若甘猶賢乎一嘗意敗哇而吐之地
也明公發械之時謂是僕傳經之日安知其固陋堅
辭今日猶有餘甘在乎則病夫之藏拙不可謂非計
也富貴倘來之物本是石火電光而愚者認爲不朽
至欲以鬼趣鈐縛生人不知更速其變耳明公以忠
憤得罪爾時雖稍稍吐氣猶然在車塵馬足間似非

所以優賢之意幸少須臾賜環非遠慎勿徇父老之
請爲也要之此地終非可久居耳養痾小圃方爲入
鄉掃墓之行而使者驟至念不可稽倥匆裁復大都
多相負之慚難以筆端盡也新刻容卒業請教及諸
厚儀登賜卽附以謝不宣

寄殷無美

聞曹陸二生俱皆問訊足下道愚兄弟憤樂并集之
態如僕欲以此情達足下者卽一介之任易將顧獨
以爲病夫業已掩關問遺長安中人大自不易卽足

下故人甫一第謂不可例絕獨奈何從里中富兒汲
汲爭賀新郎君不令稍逡巡以自別乎坐是遲遲爲
訊非敢忘足下亦以此策足下非真以飲食忘人也
足下奇矯故是天縱計爾時翩翩應制召入石渠青
藜熒熒照人矣太宗伯里中布衣交能歛衽而推轂
乎世懋衰病知止非有奇節卽今偃卧荒園茫無所
事獨家兄忽抱羸疾幸朝夕視之漸以勿藥頗自謂
辭榮非失策耳從子不歸足下竟不能爲毛薛勸魏
公子亟返安所貴王廷尉門下士也過戶候北行僕

聞之曰其期可矣聊復脩片辭起屈窘甚不能成饗
幸足下諒之不盡

荅何啟圖

不佞頃辱門墻末交瓦釜之音至席清廟朱絃爲之
弁冕每手一觸未嘗不感知於玄晏也自爲計吏別
後扶疾奔命僅得以未銷之皮骨投老丘園自分素
生土室永絕世禮卽聞我翁在夜川途阻脩了不能
脩束芻之敬蓋徒以病夫疏節自恕逆許海若汪汪
不責朝宗於行潦也然何渠損教千里而先之則明

公儿杖之賜真欲令病夫汗浹而愧死矣跽讀來教
假以高尚之名侈其家門之盛實無一語敢當病夫
直畏死耳種園課子聊以自娛殘生豈敢竊東山譽
與蒼生仰望之身相追逐耶明公幸自愛以須綸召
病夫已矣聊因使便一布夙衷而慙甚不能以辭尚
容謀於荆老致專候焉率爾不備

荅李伯玉

弟解關中之艾條已三易冬春自顧病怯無能而全
浙文寄尤非所勝孱陋之蹤豈堪再辱以茲堅請獲

遂築澹圃以自娛海內望景者以爲其人似有所得
不知猶故王生也當時黃河一葉歸叩玄關真謂賢
聖去人不遠詎意婚嫁累心浮名挂世種種酬應無
異仕途碌碌奔忙不知誰爲方自咎不暇安能復以
虛言誤良友耶辱數千里慰存三四書繾綣無非只
爲此事顧弟所師者大道而未聞所期者機緣而未
至非世人所講長生之術殊無足以復明問者惟望
吾兄將功名輕看色慾捐除簡思於萬慮之中取靜
於百鬧之頃庶幾於三教之理俱不倍馳而已餘情

尚盡裏言茲不贅

與郭龍渠中丞

無祿三吳之民百年間得一郭中丞蚤暮尸祝願如
周文襄又施澤於民奈何不更事少年屢加蟬撼使
我公憤懣自白將謂廟堂必大有主持以慰吾三吳
赤子復奈何不能始終其志而聽臺下之引去在我
公心迹已明無妨畫繡再起東山第令待澤之民嗷
嗷何所控恃後來開府貿貿安所持循奪民乳哺亂
國是非二三子實尸其咎矣世懋掩關病夫不知黜

陟卽與臺下雖蒙禮愛未嘗數奉杯酒慇懃之懽徒以公論民心填胸扼腕內不能平卽如何心隱一事世懋向在江右最知之詳其人旣亂民可死而斃之杖梓之書又非臺下今以此羅織諺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非耶聞代者爲古林王公雖係世懋同年實少時受業師也不知何時可代極盛者難其繼竊爲家師慮之矣病劣不能趨慰聊以尺素攄其於邑惟臺下諒而存焉臨楮無任瞻繫之至

荅蘇懷愚

別後得明公入臺之報已又得考最卽真之報代狩兩關之報蓋種種俱爲掩關故人增色也追惟往事奸豪燼禍官司失聽至使明公以白衣領職當時自謂能作五里霧咫尺不見面安知有火輪當空陰曠一瞬盡耶齟齬之徒今日誰在而矍然不滓領袖臺端者竟是何人乃知小人自枉作耳掩袂間左能無悔心其爲我輩鑒戒至深切也所願明公益堅前志勿以宦成弛志勿於得意處錯落脚以挽回世道任諸已以將來利鈍付諸天使病夫拭目而觀鄉邦之

大賢足矣若夫夙昔周旋在明公不忘一飭固是盛德而區區亦安敢遂貪天功承教良以悚息獻歲痰疾大作率爾裁謝劣劣不知所云

荅宗理安年伯

憶庚午歲奉謁我年伯迄今一紀又三載矣於時已稱耆碩今更康泰真歸然人世靈光也前家兄遣候台安時屬懋遠出不及偕奉起居今蒙遠念家兄兼及下走此書儀何殊几杖領次不勝慚汗世懋初辭浙任家兄亦兩謝留部兄弟謂得相守不意八閩除

日又復見加遠繼令郎子相兄廿載芳躅得拜謁武夷祠下良亦非偶今日之出不惟朝命難違此亦其促裝一興也 曩陽仙師傳生所偶乏惟是拙刻數種聊以塞命冗劇裁謝不盡所欲言

荅秦鳳樓

自三君子見過至今松蘿尚有雅色入山不深好以雕蟲應世遂爲人所物色竟不能保此澹圃而以白首再辱八閩方懼爲真逸所絕顧辱遠錫賀儀盛相假借若以爲有裨當世而出者則何敢然吾丈卽私

其故人幸不爲北山之移足矣微惠勉策狗馬獲竣
場事卽當返我初服訪高賢於海上耳適詢洪司訓
知有賢郎高選者敢附稱賀厚儀例不敢承幸賜矜
諒餘情別具不贅

與林壁東

世懋昔事我翁暨丁少宰於春曹皆託以年末周旋
乃私心感服則在我翁家居每與荆石相公談輒懷
慕不已以爲世人但曉承望輕詆不知其無所附麗
致然輒蒙荆石相公印可今幸承乏貴邦私心

願且慕親就德輝而小人不能忘形迹致咫尺自爲
千里日夕抱不安恐我翁不察以爲縉紳我也茲將
竣事乃敢先致薄忱此非故吏所爲敬者蓋博士寒
酸態勢不能有加耳伏希麾納幸甚比聞蘭玉示教
小人業已矢天不敢以私累高賢但願昏目偶辨和
塵卽故吏夜帖席矣冗劇率爾裁候不旣

寄周公瑕

曩與足下別謂當啖生荔枝畢便可騎驢旋乃不意
校士甫竣當道復以莆中微纏之欲入京城生無子

公之託嘿而去乎人將謂我薄外臣政自維谷人生
幾何幸足下與家兄靈光歸然耳何能忍不思聚首
耶家信昨至都不道起屈而林天迪爲我言賢郎巨
測事甚詳確前年已喪介弟今此若果老景何堪無
論有無但以健飯相勗而已僕比稍得暇而神用耗
於一歲間痰火時作殊不耐勞將來恐無久理近刻
一書或足下末日之娛謹因僮還獻之并分俸少許
見透情耳惠存萬感

弟張伯起

郡中別足下時謂當一啖生荔枝畢便可騎驢歸不
意白頭老博士復遭折腰作叅政逡巡未得謝去念
足下堅不計偕如李公府玄晏先生令人愧之向成
談枕一編漫置書麓中今以舊閩木以中及足下與
魯望淒然存歿之感輒奉寄兩帙又閩疏並上記室
知足下欲廣異聞也人傳公取羸博之變是足下子
婿果爾殊令人耿耿僮還敬問起屈不具

寄張幼子

高齋一飯幾足當竹林數載遊矣向與足下別殊無

意久遠謂飽啖生荔枝畢便騎驢還澹圃不謂白頭
老博士復以封疆見羈似荔枝緣未了爲須再啖耶
足下比想益富著述家兄近返居弇州園曾一晤否
二刻一以摭偏見一以志土風卽非異書計足下好
奇之士當一寓目覽竟以覆瓿可也並織成俱乞檢
入不一

荅梅克生

足下昔奮翅南宮世懋時在林臯卽不敢效世禮稱
買每私抵掌雀躍則子大司隸能悉此懷矣比再點

宦途向人輒誦風雨陽春之句益惜足下才不館閣
而徒勞之也離長安七載幸所遇尚多故物欲與子
大緩頰一道足下會其墜馬不獲時間動定乃秋風
一葉忽從南來飛墜長安城中讀表裏教言敘致纒
纒若見吾克生顏色恨不奮飛而往就之方足下未
第時視曲江郎君如天上人安知今折腰尚爾足下
三載備嘗之故有味其言卽不佞再辱外藩亦何殊
足下手倘見其鬚髮當不暇自憐而憐故人矣諸具
裏言不備

荅李伯實

昔人傳白傳文章價重鷄林僕每謂是文人溢語以
今觀之始信不誣耳然安知當時不有文仗之士爲
之傳致者足下與愚兄弟無一面之交一書生從黃
太史遊異國而橐中能貯王元美四部集腹中能記
其第百十篇詩使鴨綠江外人傳誦天朝有二王
生卽恐長慶白公未獲此奇觀家况自可耳僕何人
斯而厚幸至此倘彼有人焉能辨魚目者僕且怨足
下不爲我藏拙矣僕故以倦游歸復迫令作小草扶

曳長途如疲翮投林絕無壯遊意與甚愧二足下遲
我聞之悔不改轍而行梁宋間也足下所稱說肖甫
司馬助甫中丞家馭學憲皆僕執友恠足下尚溷跡
諸生而所詣窟窟成就非爲通人所目何以得此家
兄旣支閉關二甫相繼懸車家馭化爲異物獨僕栖
栖猶作老奉常耳足下不鄙而遠貽之音何當高誼
始張博士見投二足下書僕政初至僅卒業二行卷
不能卽和已病痰強策而應人間事忽忽遂竟兩月
博士君來促報音則益病篝燈信腕放筆絕倒命小

史書之政不知作何語家兄所雖致雅意尚未有便
羽來荅容後再煩博士君作書郵耳薄儀附往並祈
入之

與王陽德

每宗報至輒道我翁念不佞至不去口舉邦之民潤
澤大德舉家之人親就大德獨游子遠去桑梓常自
踈外而我翁最以留情深不自意得此乃知大千世
界品級何啻萬重我翁自是佛地位中人亦何必要
人投地悲感不佞自客歲陪巡徂寒入暑始獲以間

返其逆旅之巢中間無論奔馳凍餒之苦單居秋處
之戚卽無日不眠虎窟對付藜棘天啟愚衷冥心玄
指知毀譽爲淪墮欲根悟喜戚爲沉冥鬼趣百境皆
適妙義時生雖一念勇退之心亦不令靈臺着染以
茲夙痾都捐眠食無礙南康雖酷貧薄湖山天景亦
是敝邦所無近構一虛閣於小樓之上南送則落星
浸於巨匯風帆入吾眉睫北眺則五老嶼巘蒼翠若
來撲人漢陽峯近在右肘雨後瀑布泉匹練直下隱
隱若聞雷聲我翁藝蘭茗於齋閣就園池於辟疆美

則美矣此謂以人勝耳聞此天際真想當無興塞裳
之思耶

與邢子愿侍御

方不佞之長嘯出函谷徘徊嵩少買舫艫於洛浦之
上棄一官如敝屣狎黃河如衣帶爾時自謂由光去
人不遠及夫停橈欲發飛騎西來捧明公金幣之錫
涕泗嗚咽若還裝之待輕肥在此舉者明公視不佞
豈百金之士哉噫嘻士伸於知己而賞在同心干霄
屬雲千載不可磨滅者此耳以負俗之人當不常之

事而投當世之所忌諱博會者譽之行拘孿者疑其
夫當是時有能是其說而賞其行者明公一人耳萬
里黃河實藉生色歸而掩關兩道民相向未嘗不津
津高誼也日夜思一介之任羞竿牘之敬以暴區區
之感屬霜旌西狩未返而問遺京師雅非野人所便
逡巡迄今幸從子計偕乃敢踐故約囊晉書為獻也
衰謝之人幸不關朝事而歲值大侵德音雖下未能
救流亡之苦以執事者猶靳上恩有司催科不拙
也驕兵在吾肘腋將來不知所止卽欲高枕間巷爲

齊民得乎此在明公所當慮者縱野人自爲身謀
明公非爲野人謀也從子名第踰望雖知慕古而志
性未立幸明公進而教之青浦令屠長卿曾識其人
否非特文章士也意氣故當有合耳積懷縷抱倉卒
不具

與沈箕仲

與足下別來幾八年所不相聞者亦六年於茲矣客
歲息肩於閩藩甫脫苦海聞足下造士讓章騰然動
色但知文人顯授髦士得師爲樂政忘其執掌猶僕

也僕以歲杪竊祿白門幸遇令叔嘉則先生稍稍周
旋輒問足下動定渠亦不能詳而客有盛傳豐城三
奇童事此何異雷煥之識斗間氣也深爲足下羨之
恨僕於閩士無當耳僕昔於星子識三但其孟遂聯
捷兩小弟亦不惡近聞俱在藥籠中矣又欲相聞恐
以迹近請託爲嫌茲緣李太學之便輒附相聞屬痰
疾劣劣不備

又

去冬令叔嘉則過我示與長卿唱酬諸篇僕賞歎已

復歛衽曰此事應讓卿家箕仲蓋僕嘗於友人所得
門下樂府絕句讀之以爲妙絕然於他作恐門下未
便能齊何者宋之問明月夜珠崔顥白雲黃鶴生平
故不嘗得也不審四明狂客亦賞菰蘆中語否僕歸
杜門都不聞外事偶客爲言比部沈先生慮囚吾境
心旌翩然便欲飛會以古人寄興決藩邁往之心卽
挾壺漿候閭闔道左無不可者然顧當世跼蹐與僕
所至分量政是未能爾乃門下竟不能忘情而遠遺
德音惠以織成海錯蹠而發械快讀一過亟問旌

節所之則已歸甬東矣故人高誼與海雲俱停爰有
往還翻成懊惱從茲更於何日爲星聚也來諭盛侈
神仙事此方爲世揶揄卽有之不敢爲違官貴人道
况若僕之凡陋豈所與能惟是明農教子蕭然一室
自謂於拙人非失計耳安知道爲何物哉爲不能專
一力之候邀使者寸晷姪姪道不能休不暇剪其穢
蕪令有倫次惟門下諒之

薦黃玄甫

明公門下士有黃生廷授者晉之太原人少負奇氣

多讀古書自司馬子長班孟堅而後視箴如也尤邃
於莊荀呂覽淮南諸家之言庚午秋試家兄在晉識
而拔之與計偕焉旋被家難蹭蹬六載寢苦以來下
帷彌篤聞大司成且舉育才實典羅致海內之英負
笈遠至以僕通家舊人執贄請見卽之氣愿而肅叩
之言訥而堅間示所作好古博雅之風又多橫溢辭
氣之外譬諸層產之乘已遇伯樂稍脫鹽車矣今日
之遇明公是其登臺矯首之日也夫上以實風下以
實應竊意此生可充隗始一日千里行在斯矣願明

公之加銜勒馬豈鍾期之聰虞其失聽或和氏之寶
亦藉先容實有所懷不能自匿謹白如右

荅黃玄甫

足下比數困文戰漸老英雄齒髮矣道此已令人短
氣奈何復困之讀禮也得書知無闕明春計偕差足
慰耳足下業爲親故博青紫定當不以一溢米過毀
幸自愛僕多病不任校士且受惡言投劾掩關事至
微淺雖事 曇陽師骨凡不敢望仙足下方立功立
言人間世其令故人一二知己竊有榮焉慎毋問此

出世事也諸兒辱垂問通家誼至渥矣兩人正逐院
試圖一挂名博士弟子便如八節灘頭上水船門戶
尚未有寄也張憲伯竒士知爲足下執轡虛左又明
輔方伯家屈屈恒念之欲附一書往偶看花被酒強
起授使書力憊不能他及相見二君子幸道區區不
忘也有紀游二冊及下併爲我分授之王君公伎倆
已覺爲煩矣

復沈君典

門下以積學多才聞當世一旦魁大廷入天祿海內
士輻示景合而世懋畸世之賤臣也扶病從羣吏入
觀龍鍾偃蹇非有通藉之素於門下乃辱策馬重關
傾榼蕭寺握手若平生權目謂此生國士之感亡踰
此矣曩者玄象示異群議紛紜僕於斯時萬分當黜
幽之數誠不自意瓦全而太史優閒貴客有槩平中
引疾高卧若威鳳翱翔雲上下視江介波臣何啻蚩
蚩簿書俗吏日不暇給無能先一介候敬亭之高蹤
顧辱不遺而先施之教拜賜歡喜重以顏汗時方從
驄馬使訊爰書卒卒無暇而書郵亦坐他役遷延迄

今始獲握管草狀授陳尉以復造次空函尚圖專候
不旣統惟高賢諒之

答曹有卿

景德之役始獲載接丰采恨於衆中不能盡叩胸中
之竒無狀久爲士民所容次及量移所圖便道還家
爲乞休計而更措之豫章殊盤本指曾是高人之緣
未絕故令猶沐下風耳使至辱瑤械寵賀綢繆裏言
珍竒溢目應接不暇蓋讀見贈之章而見卿家繡虎
之風歌子與之輓而識向氏山陽之慟昔左丘發憤

於葩傳師曠識微於南風兼之者公也使人人內照
如公外視可廢矣俗吏鞅掌風雅舊業幾罄頃嘗作
勞而歌不能蔽拙重以災木因便附上暇間令侍史
歌之當一噴飯自入會城人間事益密卽慕高雅不
能措意續貂僅辨片語爲謝惟長者亮之

與方景武

昔人謂奔走空皮骨僕今且併皮骨垂盡矣扶曳而
償夙緣塵壒欵段間足下何從物色之而慰以鏗然
之響豈不謂灑酒陳詩猶故王生乎哉不知其精已

王麟洲尺牘 卷八
銷亡也足下記室翩翩孔璋元瑜讓其久要出塞入
塞之聲洋洋伊梁上矣從軍信樂倘坐上淵淵漁陽
搗發海墻荔枝鄉亦復一入想不僕本如王子猷訪
戴舟興盡便當返况乃極乎事竣還丘園便得請老
足下尸盛爲弘獎欲振其罷委寧是知已之言所治
雖在匡廬下湖山之勝不乏無奈俗吏之辱山靈何
有一二篇什多苦不獲命展而作尚未付梓先在京
師爲友人露其醜遂得三集今以寄足下一撫
以遺大將軍知不當軍中壯士一笳曲也使者來三
日冗迫苦不就遣僅偷寸晷走筆疾書爲報故當寥
落不倫幸毋笑之諸惟風雅自愛

遺伯兄元美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稿於鄖邸奔走終歲卒
業舟車間未遑窺作者之奧也在昔士龍獻評於平
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畧摭所見倘汗我者以爲
阿好則有斯集在夫角力者力有大小角藝者藝有
精疎所以曠然易辨者何在旅勝旅負耳書畫稍涉
印證便自難於秬力然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

章之業寸心千古雕蟲自工刻鵞忘屬匠鑄旣自殊
途評騭又抄恒論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
猶謂匪然政以世無真才才乏通方卽以吾兄言之
弇州一集足藏數賢卽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不可
謂才遜古人由斯而言寧無定價蓋繆悠之談至乎
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口值朝賢暮佞之身幸則
藏拙於筆端不幸則毀成於吻角所以我明三百年
來堂堂大業而必謂聖庭絕從哲庶隔塵遠則董相
其不信於歆固近則文成之詣尚卑於羅李良可

歎也詩道招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採蓄之途
尚狹游矯之神未流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唯陳思
子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詣然亦學以年邵
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矜莊逮乎讞獄三輔建節
青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効矣變化見矣擊節
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稍遜古十九首意者
亦坐斯媿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
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
之間離觀則邈若無聞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

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此真
秣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纖辭間
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指頭頭是道然弟
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慎何者恐比丘無飯鉢
之能效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鄭襄諸篇特寡游戲簡
善謔以示娛弘大雅而垂訓意在茲乎騷賦同源長
短各擅作者無幾成章斯達即使美不逮於古人長
足掩乎末世况文質麗爾彬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
必使于鱗匿響明卿竄影宏篇粵句故是苦心極力

之言齊梁小調當與六言並觀前無敵手世眼不解
服膺青蓮異時分道並馳未可知也文章之妙尤不
易言自宋迄明可謂無文而吾兄獨收二李之都長
上接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臻妙境出沒變幻殊
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
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
續能使之斷庖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喻道吾以論
文唯諸小論稍質於歐蘇而微弱於韓柳尚未當家
故毋足傷其大也弟與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

王鹿洲尺牘卷八
九十三
雌黃至於吾兄無可瑕摘妄論具美之中稍露巧骨似于古人滔滔莽莽渾厚質直之意少殊然作文至此正亦何須莽直胡郎笑而不答元瑞又爲弟言占人文章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內譜尚多譌漏爾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覈此在古人尤以爲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爲特論矣昔玄德短氣於伯符衛媪揮涕於逸少弟豈敢謂來者之無人終自信真才之難再耳與集神來不知所裁倘獲首肯毋以示人如其未安請俟來諭

示子

吾好讓好施不好爲吏好客好事不好爲家遂貽爾等以貧恐婚嫁畢先人業盡矣然吾業以清白貽爾卽爾等學仕未可知寧須爾以肥家變節耶先儒許魯齋云治生學者之大務此意良佳今欲爾等完節當從儉始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壁立出入具辦問之皆稱貸于人者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又吾族子老登進士愀然謂余曰姪萬分無望席祖宗餘慶得此有不自愛神明極之吾矜其志而心疑

其不能踐也大率用不節必稱貸貸積無償執難自
保如嫠婦再醮非必以淫多有爲貧者節敗名滅可
不懼乎吾老矣生平好讓好施猶願爾等效之若好
客好事不願爾等效之也自今以往杜門省費非衣
惡食吾爲爾先爾爲吾守

朝七名公尺牘卷之八終



